

秋儿的女儿梦终于圆啦！

洛阳医学界首例变性手术在洛阳华美医院完成



手术前，秋儿妩媚的神情很有女人味儿。



手术现场紧张、肃穆，只能听到仪器的“滴滴”声和手术刀的“刷刷”声。

□记者 程奇 见习记者 高亚恒 杨玉梅 文/图

“我终于变成女人啦，我成女人啦……”

4日19时7分，历经近9个小时的手术，“他”终于成功地变成“她”！尽管术后体质虚弱，但秋儿的脸上却全是笑容，长期忧郁、幽怨的眼神，终于迸发出惊喜、畅快的光彩……

秋儿变性成功，标志着洛阳医学界第一例变性手术终于在洛阳华美医院的医疗团队手中变成了现实。

1

一夜好睡，秋儿自嘲“没心没肺”

4日早上8时，医生、护士来到秋儿的病房，给他进行术前体检。

出人意料的是，秋儿正躺在病床上呼呼大睡，嘴里的“哈喇子”一滴一滴滴在枕头上。

“心态真好啊，这个时候居然还能睡得这么香！”护士笑着把秋儿推醒。

2

易传勋：易性，不是“癖”而是病

秋儿手术的“主刀”，是被誉为“中国整形界四大天王”之一、“华中变性手术第一人”的易传勋教授。

71岁的易传勋，现为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会常委、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美容学会委员，是国内整形界少有的能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整形专家之一。1993年，他在华中地区成功开展了首例男性转换女性手术。

3

现场：仪器“滴滴滴”，刀子“刷刷刷”

11时10分，麻醉结束。全身脱光的秋儿双手、双腿最大幅度张开，四肢被牢牢固定在手术床上。此时，秋儿神志恍惚，嘴里喃喃自语，听不清他在嘟囔些什么。

“睡吧，睡一觉就变成女人了。”易传勋小声安慰，秋儿这才安静下来。

两台硕大的手术灯，放出刺眼的光线；旁边的心电监护仪，心率、脉搏、血压等数据在不断变化，发出刺耳的“滴滴”声；安静的手术

“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变成女人后成了兼职模特，正在T型台上‘走秀’！”秋儿揉一把惺忪的睡眼兴奋地说。

看大伙儿都笑眯眯地看他，秋儿这才反应过来，自嘲道：“我这个人从小就沒心沒肺，不知道紧张。”

大夫们进行了术前检查，结果是：从大的方面说，秋儿女人气质浓郁，皮肤白皙，身材很好；从专业角度讲，秋儿阴茎、阴囊皮肤的厚薄和松软度，对变性手术来说恰到好处。

大家一致认定：秋儿变性手术成功的可能性极高。

“易性，不是‘癖’，而是病。‘易性癖’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应该叫‘易性病’！”易传勋说。

高手就是高手，大手术在即，易传勋不紧不慢，他利用秋儿做麻醉的半个小时，给现场医护人员、记者进行了“科普讲座”。

易传勋说，荷兰科学家曾经对很多例“变性人”的大脑进行解剖，终于从专业角度解释了“人类变性之谜”。在人类的大脑中，有一部

分叫“丘脑”，其内有一个“棘细胞丛”。这个“棘细胞丛”，就是人类自我性别认同的“司令部”。一般来说，男性的“棘细胞丛”的体积比女性的要大。奇怪的是，变性人或希望变性的人的“棘细胞丛”，往往和其应有的“棘细胞丛”体积不符，希望男变女的体积较小，反之则较大。“司令部”体积的变异，才是人类变性的生理原因。

室内，助理默默递工具，护士轻轻给大夫擦汗，除了仪器的响声，人们能清晰地听到易传勋手中的手术刀“刷刷”作响……

华美医院院长、外科医师王豪哲将记者拉到手术室外，小心解释说：“外科医生讲究‘小(心)、胆(大)、形(方)、智(圆)’，从易教授的肢体动作来看，他此时心里肯定最有底。”

王豪哲解释说，秋儿的手术，其实是将阴茎、睾丸分离，去除睾丸后，在肛门上部打孔，

去除大部分阴茎并用秋儿的阴茎皮肤再造阴道，用其阴囊皮肤再造大阴唇、小阴唇，取其龟头部分神经细胞丰富的组织再造阴蒂。这个手术，其实包括去除睾丸、再造阴道、去除阴茎、尿道口再造、阴蒂再造和大小阴唇再造共6个小手术。

手术室里钟表的秒针一格一格地缓缓移动，时间，随着仪器的“滴滴”声、手术刀的“刷刷”声一分一秒地过去……

4

秋儿：“妈妈，我变性成功了！”

19时7分，手术室门上的电子显示屏一直闪烁的“手术中”终于熄灭！

“手术很成功。”易传勋走出手术室，一边擦汗一边笑着说，“过了20天恢复期，秋儿就能正常活动了。如果恢复良好，秋儿除了不能生孩子、不能哺乳之外，她基本具备女性的各种生理功能。”

“我终于变成女人啦，我成女人啦……”被推出手术室的秋儿，尽管脸色有点苍白，但神情激动，嘴里一直小声嚷嚷。

“现在，你最想做什么？”记者趴到秋儿耳畔小声问。

“几个小时里，我一直在盘算，手术成功后，我最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叫他们不再惦记。”虚弱的秋儿断断续续地说，“手术过程中，虽然神志不清，但我一直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这么重要的时刻，我怎能睡着呢？”

由于黑龙江距离洛阳太远，秋儿的父母没能来陪护，但一直打电话询问情况。

记者赶快拿出手机，拨通秋儿家里的电话，将手机放在她耳畔。

“妈妈，我变性成功了！”秋儿大声嚷道，丝毫不理会大夫让她安静的手势。

“好、好、好，成功了就好，我就不惦记了。唉，也算了一件大事！”电话那头，妈妈的话语中，除了欣慰，还有无奈。

5

洛阳变性人段留杰打来电话

19时30分，洛阳变性人段留杰打来电话。去年，本报曾刊发特稿《我是段留杰，你能理解我吗？》。这几个月，段留杰在深圳某电子公司打工，但她一直通过洛阳网密切关注着秋儿的事。手术后，她第一时间打来电话，点名要和秋儿直接沟通。

“怎么样？成功了吗？”段留杰急切地问。

“成功了，谢谢！”秋儿说。

“疼不疼？这时候你应该是最难受的。”

2008年曾在郑州做过变性手术的段留杰，自然深有体会。

“有点疼，还有点恶心，不过我能承受。现在的医疗水平比你那时候要先进一点。”秋儿笑着说。

“我都急死了。如果我在洛阳，一定去看你，送一束鲜花，手拉着手陪你一起康复。唉，我现在在深圳，有劲儿使不上，急得手心直冒汗！”

“好妹妹，有你这话我就很开心了。”

“姐姐，以后你就是我最知心的姐姐。我回到洛阳，马上去看你。”电话中段留杰非常兴奋。

变性人之间惺惺相惜的感觉，一般人很难体会。

6

感恩：感谢温暖的洛阳

“洛阳，好一座温馨的城市！感谢温暖的洛阳，感谢善良的洛阳人！”挂了电话，原本笑意盈盈的秋儿，脸色突然“晴转多云”，两行热泪淌了下来。

华美医院的医生、护士陆续来到秋儿的病房，有人询问病情，有人送来口红、唇膏等小礼品……

“终于放松了。”凌晨2时起床，一直为秋儿变性手术忙前忙后的院长王豪哲此时如释重负，靠在沙发上久久不愿动弹。

变性手术在洛阳是第一例，手术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始终让王豪哲揪紧了心。他笑着说，“秋儿被推入手术室时，一想到他很快要在我们手中变成‘她’，连我们外科医生都觉得神奇。”